

【全新清代绘图珍藏本】

QUANXINQINGDAI
HUITUZHENCANGBEN

鲁直◎主编

志怪小说一流
古典文学宝藏
通篇魍魉魑魅
满纸鼠兔狐獐
摹尽人间万相
力透世态炎凉
看似虚妄故事
殆为现实文章

夜雨秋灯录

下

清代志怪小说观止

志怪小说：阴曹地府鬼狐花妖奇人奇事嬉笑怒骂皆实感
今人睹叹：阳世三间痴男怨女至情至性别恨离愁俱真情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【全新清代绘图珍藏本】

QUANXINQINGDAI
HUITUZHENCANGBEN

鲁直◎主编

志怪小说：阴曹地府鬼狐花妖奇人奇事嬉笑怒骂皆实感
今人睹叹：阳世三间痴男怨女至情至性别恨离愁俱真情

夜雨秋灯录

清代志怪小说观止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下

卷七

大脚仙杀贼三快

半截美人宋氏，甘泉人，归某甲。甲粗蠢，贫不能养母，赖美人为商家保母，得资奉甘旨。生有殊色，不施脂粉，不作时样妆。以裙下双趺不作弓月样，故人皆呼为半截美人，其实即近今所谓黄鱼，所谓门槛里，又所谓大脚仙也。盐商某慕其容，厚值致之，所乳子多肥白。又善伺主人意，惑之深。主妇偶诮之，逐美人，子辄呱呱啼。美人转，子又咕咕然喜也。故得值恒倍于常。甲善博，资耗则索美人值，无怨也。咸丰三年，粤匪踞金陵，扬震恐，议降议御，纷纷不能定。美人私说于主人曰：“降御皆非善策。扬俗奢，必灾，盍早营免窟乎？”已而城陷，美人先夕出，将奉姑远徙。一黄衣贼目突至其家，杀姑及夫，拥美人上马，键巨室中，将污之。美人含笑甘语以媚之曰：“郎在天朝何官？”贼屈指指示之曰：“占天侯。”曰：“位已列爵，尚未经人道耶？长夜漫漫，杯酒相乐。若白昼活秘戏，得毋为将士笑乎？”贼大喜，开筵张乐。须臾月上，美人艳妆出，歌吴歛侑觞，韵可销魂荡魄。忽睹甲仗，手战而股栗。贼醉睨曰：“卿何怖？”曰：“妾小家女也，见兵革能勿惊耶？”贼立命撤却。顷又抱贼耳语曰：“麾下将士耽耽虎视，霎时我两人赴阳台，渠等穴壁看，得毋大扫兴？”贼即传令各归伍，退三舍，不唤汝不入也。贼醉，乃代弛褻衣，裸而仰卧，昵声促美人寝。曰：“少缓。”乃自注水于浴器，一丝不挂，徐徐濯下体，渍渍有声。听贼鼾息已十数

转，虑其诈，故试以褻语，不应。遂柳眉倒竖，粉黛生杀气。视窗前月朗，刁斗远鸣，急索剪刀就鞋底磨再四，跳登榻，跨贼身上，觑定咽喉猛搯之。贼瞋目视美人，奋欲起，压之不得动。血喷出满衲褥，霎时毙矣。复拔剑刺其腹，肠出乃止，展衾覆之。听漏已四鼓，潜浣手整衣出，撬户宵遁。望门投宿，不敢言，第诡云逃难者。贼中绘图索之，不可得。尝读《元史》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杀贼一事，如窥谗鼎，如玩秘戏，半截美人何其不谋而合耶？因思扬州女仆果艳冶，佣于商家，凭官媒写靠身纸，必预书刻己身怀六甲，防后患也。近日宴客多招以侑觞，否则座客不欢，缠头之锦，竟多于缠足者。

又一女陈姓阿脆，真州人，浪甚。寇陷时，女逸出，踽踽走西山。昼伏夜行，将奔大仪，寻伊姊妹行讨生活。至秦栏镇，以为距贼远，放胆行。偶思遗，遂循大溪，意入芦苇中私且憩。突一黄巾贼目负洋枪佩刀贸贸然从溪右来，两面皆水不及避，反坐以待之。贼拉与乱。女正苦无川资，瞰贼腰缠累累，欣然就之。贼脱女衣一丝不挂，仰卧溪岸，而已则仅捋穷袴。女佯笑曰：“急色儿可笑！男女欢合，全赖裸抱肌肤磨掺得趣。若此，则终是隔靴搔痒耳。”贼笑从之。甫近身，尚未解铃，女故作浪态，乘不意，遽搂之滚入溪水中。女本江边产，向习流而善泅者。贼入水，四肢浮泛，女力捺下沉。三冒而三捺之，已作尾生桥下死矣。女抽刀断其头，取臂上金跳脱，席卷囊中黄白，着衣打包，从容负之去。临行复回顾水际詈曰：“狗贼，快乐耶！”后入安宜，嫁一少年郎，颇伉俪，称小康。移家秦邮，近已为子纳粟称太母矣。

又闻一周姓妇，吾乡东鄙人。自恃足大善走，难将及，先嘱良人挈子女潜遁。己则摒挡长物，甫就绪，郊外边马已四出。无已，怀一利剪出门，将觅小道寻亲串家暂避其锋。忽一贼目自远道瞰妇，似有风致，扬鞭追及，喝之止。妇亦不惧，含笑相迎，

宛如旧识。下马推妇于地，将淫之。妇佯解裤带，而笑露其齿，嗤形于鼻。贼问云何，曰：“我惜子愚耳。子等跳梁全赖驢足，设与我苟合时，马遽逸，奈何？”贼思其言颇近理，又能慰己。然四顾荒郊，无一树一石可以挽辔，颇筹度。女云：“献一策，然后为所欲为。”贼求计甚急，大声曰：“急煞儿，盍以缰系于而足乎？”贼抚掌称善。乃弯腰俯首，牢缚不稍松。时妇之剪刀已在手，乘不意，蓦以剪刺马腹。马负痛遽咆哮，拖贼绝尘奔。剪在腹肉中，愈走愈摇，愈摇愈痛，痛则狂奔，如蹶电，如追风，十里外犹不辍。而贼已肤裂额烂，骨折气竭，不似人形矣。妇徐徐整衣裙，拾贼遗之包裹，遥望马拖贼去，觅路始行。及寻得良人，相与剪灯话终夜，吃吃笑不休。

懊依氏曰：人间最惨莫如女子缠足声。母之于娇女也，虽爱若掌上珍，独缠缚双趺，如酷吏之施毒刑，曾不能少加顾惜。主之督婢，鸩之饰雏，惨尤甚焉。每闻此声，辄痛骂东昏侯寡耻鲜廉，宜乎覆国。缠已纤纤，阿母意犹未足，及步步生莲花矣，而豺虎猝来，挪移倾仆，直恨无彩翼双飞耳。爱女之家，亦曾记此乱离时乎？之三子者，谈笑不惊，或手刃之，或计赚之，而且尺二金莲，其行便捷，出入虎穴，极纤极闲。倘遇斯人，当破产以购之，一捧砚，一添香，一负剑，粉黛中饶有英气。

懊依氏又曰：缙绅家闺秀原难尺二飞凫，使外观不雅，然亦何必过小？彼媿者背曲肩驼，虽裙下解结极纤，亦非真丽。妍者体柔腰细，即裙下玉笋稍巨，何碍轻盈？总之以五寸六寸为准，庶合中庸。安得贤有司出示严禁，凡五六寸以外置不论，若五六寸以内定求纤纤而翘翘者，即照妖冶诲淫论。

南郭秀才

东鲁婚姻俗例，凡彩舆到门，女家必预缮一简，名曰启书，随新嫁娘送去。其词无非吉利语，如苏才、郭福、姬子、彭年之类也。有南郭秀才，本不羁士，因贫，馆田舍翁某甲家。甲有女字某乙子，婚有日矣。甲告秀才曰：“某粗鄙不解文字，将以启书浼先生。某固村而亲家亦非雅，请先生务去陈言，别翻花样，说庄家本来面目，写农人老实因缘，庶免雷同。敬求椽笔。”秀才曰：“善。子当以黄鸡白酒享我烂醉饱餐，看我挥毫洒翰何如？”甲果如愿以偿，秀才作文曰：“伏以咬文嚼字，秀才当行；拙口笨腮，农人本色。冠既带夫平顶，礼休重乎尖酸。恭维亲家老哥，耕耨事业，朴实人家。筑蜗牛之庐，黄坯当壁；铺牡蛎之路，绿柳成行。陈谷烂芝麻，真是小囤尖而大囤满；肥葱嫩韭菜，不减南园枣而北园桑。槽头喂板角之青，力能耕地；门前拴粉嘴之白，喊可惊天。而弟则徒守清贫，难期浊富。身穿四块瓦，露后遮前；头顶一盏灯，没棱少纬。伸出去两只赤手，缩回来一对空拳。闻你家令郎才读诗书，即识一丁之字；愧我家大姐甫知针黹，难堆满面之花。幸逢月下老人，得配人间佳偶。伏愿女知静好，男解爱怜，孝顺公婆，和睦妯娌。养儿做极大官员，改其门而换其户；生女织许多布匹，长其财而肥其家。趁此良辰，圆其好事。行见三村五舍，牵来告朔饩羊；会看黄酒白烧，醉倒奔泉渴骥。五百年冤业，棒打不开；一肚皮牢骚，写来好笑。临启雀跃，忭颂莫名。”秀才书就，颇自负。甲听其雠诵，亦为之首肯。

诂乙与贺客传视，莫不以为讥诮，且以“渴骥”句比客为

畜，以“冤业”句视乙非人，乙大怒。朱陈会晤时，挥以老拳，遂致鼠雀。适邑宰亦援例出身者，之无莫辨。见两家争讼甚急，穷执笔人，以秀才对。遂飞签械至，与以夏楚。秀才不服，语侵长官，乃付广文箝禁，据实申详，以为兴大狱矣。而上游矚之，狂笑不已，判牍尾云：“缀俗成文，不过秀才游戏；小题大做，足徵县主糊涂。夏楚枉及无辜，冬烘是其本相。而两亲家兴讼，只为不通；百里侯申详，何其多事。但启书别样，机趣横生。当付彼广文，为诸生逞才之炯戒；且罚汝薄俸，酬文人遭拍之冤刑。两造逐回，一批绝倒。”宰奉批甚惶恐，而秀才亦摇摆出牢笼矣。

懊侬氏曰：语云：“对不识字人莫作才语。”读书人不可不知。余向好弄笔，频遭不韪之名，良由鄙夫俗子知识虽鲜，而忌讳颇多也。昔有村学究为东人书联，有“老熊如鹤健”之句，东人大骂云：“仆即陋，何至比为老熊？”学究百辨莫信，遂致解馆。噫！鼎彝珠玉，原不能执担粪人辨其真贋耳！

驴化为履

东台某镇有富翁朱叟，拥厚资，而悭吝殊甚。体患疥，与人较锱铢，恒狡赖，故里人呼之曰癞狗皮。为子延师，馆于家，多以冷字问师。师略啜嚙，即云不通，揶揄之，人多裹足不敢就。邑佟生，滑稽士也，贫无已，俯就其馆。甫莅皋比，即大书一“仁”字于壁，下注云：“人能识得，方许以冷字问我。”叟遍搜六书八法，广询名儒硕彦，不可得其音。婉询于生，笑不答。

翁于市上购物，必精择其价之廉者，买鱼为膳，非腐败不入

门。人问之，曰：“吾恐伤生耳。”一日，邻家豕瘟死，人以为有毒，不敢食，独翁以半价买归，削而腌作脯，每夕登盘。生误食欲哇，因拈“瘟猪肉”三字嘱徒对。徒蹙额苦无偶，转求教，生笑曰：“蠢才！俯拾即是，何不径对‘癞狗皮’尚不工巧耶？”适催租隶来，翁畏而勉强留饭，即邀与生同案餐。盘有咸彘首，生吟曰：“盘中尚有猪头肉，座上何来狗腿差。”租隶闻之，愧逸去。

一日，有陕客牵驴来镇，乞于肆，云断资斧不能归，求众援不应。客叹曰：“吾馁甚，实力穷。本拟乘驴返，今欲货之，急切无售主，盍杀之货驴肉，较易也。且肉值廉，仅取常价之半。”因假屠刀挥之，驴首断，血缕缕湿街市尘。再加齑切成块，系以草缕，挂壁上。人争售之，顷刻去其半。翁闻之，急携钱尽购其剩者归。客馔货肉钱得十竿，太息徒步去。翁归以驴肉渗盐储于瓮，剖小小一齑炊于釜，欢怵庆喜不可名言。厨婢燃薪煮移时，偶揭釜盖睨其生熟，大惊，盖内突化为烂草履一双。告翁，大骇詫，视瓮中则满满皆双不借。问邻家有货肉者，亦如是，然邻货肉少，不似翁之多。盖游方术士用障眼法破悭囊者，翁不知也，愧悔叫骂，又不可名言。生闻之大笑捧腹，戏仿《月令》句粘于壁云：“是月也，骗子至。悭囊破，铜钱去。驴肉入釜化为履。癞狗无声。”翁见之，益怒生无礼。

年终解馆，嘱人示意请另就。生曰：“诺。”即刻解馆。翁盛治觞送生行，甫执匕，翁盛服跪地，叩有声。询所求，曰：“师所书‘仁’字，老汉几闷成癯，乞明示，救残喘。曰：“此牛字，翁不识耶？”曰：“何无一悬针？”生笑曰：“渠倔强，好以冷字炫人；又贪婪，吝于资。强在筋，故抽去脊筋耳！”闻者莫不大笑。

懊依氏曰：海滨之鱼有名草鞋底者，釜中之齑竟亦化为双不借耶？夫履，适足之物也，术人岂勘翁以知足之意乎？翁不知之，犹然怒詈。师之戏也，徒取怨尤。

树孔中小人

广省澳门岛有居人姓仇名端，时随海舰出外洋贸易各国。一日遇颶，船中老大面无人色。洪涛巨浪中隐隐现古岛，因急就而舫其舟，得无恙。少顷风息，老大等持篙弄楫力已惫，仇登岛散步。见岛中枯树甚多，大可十围，树多孔，孔中有小人居之。人长仅七八寸，有老幼男妇妍媸尊卑之别。肤色如栗子皮。每人身上系小腰刀弓矢等物，大小与人称。见仇窥之，齐声曰：“喑渠三呷喇”仇适思遗，即解裤蹲地上，并就石钻火吸烟。忽闻人声嘈嘈，如秋塘凫雏结队而至。惊视之，见枯树最多处有小城郭，高可及膝，皆黑石砌就。城门大启，小人约千余联臂而出，摇旗一呼，各树孔中皆有小人出迎，拱听号令。其中有年轻者，面目端正，束发紫金冠，双雉尾，银锁甲。骑半大鸡雏，指挥如意，口喃喃不知作何语。旋闻众噉应曰：“希利。”执坚拥至，仇大惊，知为驱己来。然藐其小，不甚恐怖，蹲如故。年轻者又喃喃多时，仇不应，即挥众与战。小箭、小枪刀、小戈矛钻刺两股，颇痛，恶之。戏以手中烟筒击年轻者，一击遽翻落鸡背上，毙矣。众攫尸回，城坚闭，其余皆窜入树孔中。仇亦回舟。夜静，闻岸上小人大至，掷砂泥而呼曰：“黎二师四呷喇。”鸡鸣始寂。仇枕上自思，若攫得一二头回故里，转可炫俗攫孔方。翌晨托言采薪，携斧与布袋之故处。甫破一树，其中小人甚夥，尚有酣眠未醒者。仇一一拾而装布袋中，约略一门眷属无一逸者。归舟，潜以饭哺之，亦食，而尤好食松子果品。正拟复往，而岸上小人如蚁集蜂屯，如恒河沙数，口喃喃若詈骂，且小箭如雨。船人怨恐，解缆去。

月余回广，以之问名宿，咸以为僬侥国人。问洋人，云：“是物能腌为腊，其味甚甘。一人不敢独行，恐为海鹄衔去耳。”仇喜，于市上设布障，置小人于盒，周围嵌水晶片。观者如看洋画，得资甚富。时都转某公爱之，授意盐贾，贾出千金购去。雕紫檀作小屋宇，前后三进，两旁游廊。其中更设几案床幔衣箱奁具等器。即日献都转，宝若连城。小人以幼者为尊，时见年老者折腰揖孩提。又以妇人为重，时见须眉者屈膝向巾幗。一昼夜宿三次，盖以一日为三日也。男妇各就一处宿，每宿必媾，然不容人偷瞰，瞰则羞愤拔刀自刎死。又最畏雷，闻雷声须装于瓮中，藏地窖内。豢久之，渐通人意旨，每见都转所蓄艳妾顽童，必叩首。若见道学龙钟老辈者，匿不出。爱人著鲜衣阔服，见必舞刀弄棒献诸技。若见破帽残衫者，必争出指之怒詈曰：“蒜平呷喇。”性最妒，见人有技能者，必效其所为，不成，又詈曰：“苛二乌三呷喇。”性又最疑，防人窃窃耳语。然又畏大声疾呼高谈阔论者，每闻声必詈曰：“饭平饭平师二呷喇。”都转爱之深，遂禁人对小人语，语必代小人詈以媚小人，而小人益横矣。都转谕像生店制小纱帽、玉带袍笏、小兜鍪、铠甲兵器，与小人，争着之，摇摇作学究状，跪拜如官人状。渐引导学串戏，性又最灵，不数日已能演五六折。但舞虽中立而歌则不辨为何腔也。有时与以铜钱，即爱不释手，口咬脚踏而钱不能碎，则又嚶嚶啼。仆人偶有相扑骂为戏者，小人见之，手足舞蹈乐不可支。由是知小人喜人扑与骂。小人有时戚戚思岛屿，都转必命仆人扑骂，博小人欢。又为小人制小匾额悬木盒上，曰“犹傲螭螟”又曰“罔谈彼短”自制小楹帖悬盒门，曰：“槐郡能游，芥舟可渡；壶天不远，橘隐非诬。”小人见之，知向都转鞠躬谢。年余，諄其驯，为之开盒面玻璃门，小人间出而游于文房左右。

一日，都转他去，遗红顶花翎帽于几。小人瞰之喜，摘下帽顶，两人对踢之如球。摘下孔雀毛，两人互扛之，扫案上灰如

帚。正嘻笑间，都转至，小人争弃顶翎逸。顶堕地碎矣，翎落火盆中焚矣，而都转不怒，反顾之笑。明日有年家子衣冠谒都转，偶游书室，正值小人趑趄嚶嚶跃几上。年家子不知为何物，大惊，失声狂呼曰：“怪哉！”视小人已惊毙其二，余则潜盒中，詈曰：“娇三尼二师二伊喇。”都转由是深恶年家子，置不理。

慎依氏曰：《神异经》云西海之外有鹄国，其人长七寸。有礼，好经纶跪拜，行如飞，日行千里。百物不敢犯，惟畏海鹄，遇辄吞之，在鹄腹中不死。然皆多寿，有寿至千年者，不闻其一惊即死也。又西北荒中有小人，其君朱衣黄冠，辂车乘马而出。人遇其出，抓而食之，其味辛，能识万物名字，杀腹中三尸虫。然皆小一分，不似其长七寸也。又《辍耕录》中载海外有名靖人者，亦长七寸，然皆露处，不闻其有城郭也。穴熙朝新语》载倮侥国曾遣使入贡，其使乌纱绛袍，后拥曲柄小伞，然尚长如五岁儿，不闻其如是之小也。藐矣么麽，其所谓小人之尤者欤！

楠将军

吾乡石梁镇，当元季有古刹，为梁武帝所敕建。殿宇甚宏，院产尤沃，髡奴橐富，不知焚修而奸淫。藏美妓于地窖中，外人不谕也。时正修缮，工匠满堂。有漆工某正操垩丹漆，忽睹梁上有光，俛一砖堕地上，有守宫二，睛赤髯苍，鳞爪沃雪，一瞥眼已长尺有咫。正痴睨，忽闻人语曰：“此龙也。”守宫腾起，众争逸。工不及奔，伏几下，适蒙师供至圣孔子木主，即戴于首，悚惕不敢动。闻雷声大震，雌电飞驰，云雾中犹睹门外一青龙至。

首横尺木，丹书若符。角杈丫，裹两黄绢。门小，龙首碍，因侧角蜿蜒入。门内守宫突化为小龙，若迎迓戴尺木者。略一转身，瓦砾飞舞，视青龙攫殿脊宝瓶中珠，大如碗。两小龙各挟楠木梁，拍打若斗，屋宇楼阁一齐成齑粉。少顷雨霁烟雾散，工晕而复苏，所戴木主犹矗立不动，而庙则乌有，僧则更不可问。遍地积水浸瓦砾，走告市人，奔视之，惟正殿基陈设女子净桶莲舄数事而已。其雨之倾盆时也，远村见黑云如山，垂垂扑庙下，旋即腾上，犹约略视龙伸巨爪持殿梁舞。旋闻鹭湖边渔人云：“是日龙以双梁斗空际移时，蓦然抛堕湖心，泛泛忽不见。”已而每逢阴雨，湖人辄闻两木相撞声登登，止则天霁，验之不爽。由明季至昭代，梁在湖中受日星精气，渐为厉虐。行人船遇一木如箭激赶，至则船碎，以至放船时必须预呼“大楠将军”“二楠将军”，香帛礼祭之，始获免。时湖心更有巨瓮，不知何年沦入水，每夜闻瓮口汲水吐水声咕咕，即雨。人以为湖中二怪。

至道光某年，有渔人父子拉丝网。夜向晨，网重，轻易不能达岸，以为得大鱼甚夥。久之愈重，心急，欲弃网割缆则不舍，欲拽则船将覆。惶急间，忽上流来一官舫，男子十数人皆箭衣窄袖，貌甚都。因大声呼救。官舫靠渔舟，互结缆，助拽其网。渔人两舟跳踯施力，误堕一屨官舫中，不及捡。而网果轻，须臾拽起，掷岸上。官舫欲去，解所结缆，渔人将烹茗炊饼以酬，不受，匆匆去。渔父子餐已，天大明，私衷庆幸，以为获必胜常。及启视，则并无寸鳞，惟一极大楠木，满身绿苔如毛。隐隐有鳞甲纹，一头双孔若目，且有睛，知将化龙。亦不知何故罹于网，始诮网之所以重也。回忆曩危，急诣岸上金龙四大王庙焚顶酬神。视壁上所悬神船，淤泥水尽湿，草屨亦在，益恍然悟神之冥助也。因送梁于庙庭，远迹闻之，莫不骇詫。

一日，示梦于寺僧曰：“吾兄弟成材于隋之开皇，落水于元季，行将化龙。上帝怒我虐行人，谴谪于此。吾弟逃，不敢再恣

肆。然吾躯尚受三百年香火，幸无褻渎。”僧告于众，为之雕大王像，纹甚细。从此湖中无撞木，而瓮声如故。

昙花记

昙花本佛国产，放大光明，生自在香，每闻梵呗声辄婆娑而舞。奈朝开夕落，赋命不长，佛祖慈悲，见之泪下。昔太史戴公督学西秦时，辟门唱名。有七龄章童子名节，丫髻缠红丝，面如冠玉，提笔囊登阶接卷。太史藐其稚，曰：“咄！节院乃文战之地，非婴孩跳荡之区。汝来此何为？”揖而对曰：“童子无知，观光有志。”曰：“汝能作文乎？若块然没字碑，当以夏楚惩汝。”曰：“虽未敢径夺锦标，亦未必遽扑教。”太史颇为夸，询广文，对云：“此儿素有神童之誉，渠父名九如，亦久困童子军者。”太史疑九如携来，将贾余勇为儿捉刀。乃杜其弊，呼从者送交幕府诸君。及再点，则鱼贯中果有九如其人者，年逾不惑，野朴颀唐，一村学究耳。问：“章节汝子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如此髻髻，强来作么生？若露庐山真面目，法不汝容。”九如唯唯以退。

院门扃，太史危坐堂皇，过卓午，返内省。甫履闼，即闻童子喧笑声，与诸老辈辨难声，且脱帽露顶，榻上翻筋斗为乐。太史募入，略呵叱，节悚惕，徐起整衣冠，侍而听教。太史笑云：“我固知汝不能文也。日移八砖矣，不构思而喧闹，此岂三家村塾耶？”对曰：“不奉题纸，从何作文？”太史恍然，亦自捧腹。询诸幕云：“是儿伎俩若何？”金云：“敏甚，惟狡狴不受羁勒。然读书甚熟，百举而不一遗。”乃授题，与以小几使坐，并与果饵使餐。节略一顰蹙，即奋管直书，不啻宿构，洋洋洒洒，出色

当行。缮就跪呈其卷，云：“童子节，愧少如椽之笔，且为刺促之文。良由时近昏黄，不过免于曳白耳。”太史阅之，击节者再。适壁上粘《兰亭》本，拈“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”句命对，对云：“怕你不雕虫篆刻，断简残编”，诸幕叫绝。太史佯怒云：“童子亦读《西厢》耶？”即以为句曰：“童子读西厢。”对云：“大人应东井。”太史色为之霁。指庭树曰：“老树千年。”对云：“香县一现。”太史恐其不祥，然心赏灵慧。适左右举烛，节将出，因抚其背曰：“好为之，一领青衿便易子矣。”

节忽颜色惨戚，伏地泪雨，崩角有声，力辞盛意。太史大诧，问：“汝既高尚，何劳此行？”泣曰：“童子有苦衷不敢言，言必获罪戾。”曰：“第言之无恐。”曰：“吾父因此有年矣，顷此之来，原冀为椿庭作倩。不意隔绝，且先获隽，则父于今科固已，即下科亦何能为哉？乞录父而黜节，转移之德，没齿不忘。”太史呼九如卷至，则荒率，较雏凤判天渊矣。因以之示节曰：“汝父文似此，奈何？”节叩不已。太史矜其志，怜其孝，嘉其慧，遂许其请曰：“冰鉴之明，暂为汝屈。然汝下科必捷，鸿飞不远矣。”节欢跃再拜而出。翌晨揭晓，榜首为章节还，亦隽才也，九如则勉附榜尾。星轺启行，诸生走送，九如亦携节拜车下。太史谓九如曰：“汝之售，汝子所贶赠也。鸦巢之凤，岂有种哉？”又询节曰：“冠军人汝同宗乎？”曰：“同。”曰：“我行矣。盍以一对送我：章节，章节还。”节应声而对云：“吕蒙，吕蒙正。”太史顾广文诸人曰：“能不以此儿为无价宝耶？”旋解襟下佩玉以赠节，曰：“汝第自珍爱，明年今日当以茂才还汝，此玉即他日券也。”节感激涕零，呜咽惆怅，视星轺影远，始随父而归。

阅半载，太史忽梦节持昙花再再来谢，口吟一绝云：“身本优钵罗，托身植瑶岛。人世偿宿逋，昙花依旧好。”迨重莅是郡，急欲见孺子，而踪迹杳如。惊询广文，广文命九如自陈。双泪盈

睫，抽咽而对曰：“节儿自承明训，归后惨以痘殇。弥留时坚抱所赐玉佩，遂以为殉。”太史惊惋无既。九如又云：“渠降生时，本梦一老枯禅手赠昙花而诞，宜其不永也。”太史爽然，始悟昔之联句可为讖，后之梦返其真耳。乃振腕作《昙花记》以志其事。

懊依氏曰：负逋而来，偿逋而去，人间佳子弟莫不云然。独章氏子可叹可怜，令人有回也短命之感。慧既非凡，孝尤卓绝，昙花之喻，虽想当然语，亦作如是观也。又棠邑有古梅书院，邻果老庵，乃唐人附会神仙古迹。邑宰长公名在，试书院日，少长咸集。中有八岁童子来观场，长公命对云：“梅花果老矣。”即应声曰：“棠阴长在哉。”长公大喜，呼为千里驹，奖赐极隆。旋亦夭亡，儒林伤悼。

博山两贤妇

博山钟十六，其父以负贩起家，十六亦废读绍弓冶。年十六，聘里人李氏女耐姑为妇。未娶之先，偶诣村市勾当，遇风鉴士醵叟，鹤发龙钟，碧眸炯炯。求相者门如市，为其言多应，无丝毫爽也。十六羨其神，出腰际铜钱二百求摸索。叟云：“来者父母俱存，弃儒习贾。”余亦多验。惟云“应得两妻，相伴偕老”，十六喟嘘云：“某田舍郎，仅一床头人愿斯足矣，何福消受英皇耶？”时父执陈老亦欣然邀至家，遍相眷属。至陈女让姑，问：“字人否？”曰：“尚未。”曰：“一语孟浪莫见责，女公子当是人家小星也。”陈大拂意曰：“陈某不才，忝为此乡之望，何至以弱息为人妾？”叟云：“但求相法不验耳。”言已拂袖径出，人

俱以为颠。

年余，十六行亲迎礼。耐姑艳而不浮，慧而不肆，温清无缺，伉俪亦浓。诂结缡甫六月，竟生一子。十六怒，疑必不贞于室，朝夕诟詈。翁姑亦时时谏让。耐姑无以自明，惟向隅痛哭。十六欲杀其子以灭迹，姑不忍，弥月即迫之归宁。甫入门而离婚一纸已接踵至矣。其父李翁忿而气结，入咎其母李媪。媪思己女素守闺范，动以礼闲，然婴儿固在抱也，下嫁日至今始六月也。嗒焉气丧，惟母女相对哭。娣姒媿媿笑于后，臧获落落慢于前，族人更说翁曰：“若耐姑者，诚门楣之丑，不殪之亦当醮之，否则逐之。然则豢而终其身，作有夫寡耶？襁裸物他日究谁氏子耶？”翁曰：“我亦筹之久矣，若倔强，当以斧钺加其颈。”明日果有媒妁集于门，或云某尹二郎贤，或曰某簿四郎美。耐姑知不能容，然亦无所归。晨起抱儿走投雨香庵，鬻簪珥僦尼别舍以居，禅榻砖灯，纺绩自活。庵主大悟，优婆中善知识也，颇怜之，时加调护。一夕儿呜呜不寐，耐姑孤枕伤心，亦自哀哭。大悟自蒲团惊寤，呼曰：“耐姑何其不耐耶？暂时盆覆，冤亦前因；有日珠还，圆成后果。寡妇且耐夜哭，况有夫之妇哉？”耐闻之抽哀而已，不敢信口头禅。

十六自出妻也，颇惧泰山涉讼。既而寂然，知无他患，遂另议姻于陈女让姑。让虽艳慧，终觉逊耐。弦续良辰，十六思媛叟两妻之言虽微验，然出一而娶一，终不足云箭贯双雕也。陈翁更以娇娃已得所天，虽属补房，然非遥室，行当挾媛叟双瞳子，责其狂瞽云。是日大悟偶自他村行，见钟家鼓吹喧阗，贺客杂沓，知是再娶。急归告耐姑，耐姑洒涕默不语。问：“娘子于意云何？”曰：“死耳。”大悟狂笑云：“前日奇冤莫白若反生，今日大屈将伸若反死，何其痴乎？”耐知其中含妙谛，即跪求开示。曰：“娘子当乘此机会往登其门，抵死不去。神佛菩萨，一切有情，自来玉汝。请以二十字禅言相送。偈云：‘但得灶下养，重燃狱

底灰。香闺联二美，此去莫低徊。”耐祇领，乃襁负其子，洪涩登钟氏堂。姑靛面，批其颊以逐之，不去。亲诣厨中霍霍磨刀以恐之，不去。呼婢媪持短棒交搥之，体遍青伤，仍不去。惟伏地哀号，自云死罪。见姑怒稍解，始叩首请代女仆，供传呼，不计佣值。日惟求两餐，夕惟求一席地，情再逐，无怨言。翁与十六已有怜惜意，邻里又缓颊云：“不端妇亦可怜生也，阿姥何惜一碗闲粥饭，俾渠亦可代新妇劳。”姑不得已颛之，惟命宿东厨隙地藉藁眠，不容其擅入中堂，不容其妄与新妇抗礼。耐连连应诺。由是洁庭除，操井臼，虽新妇不洁亦代湔除。姑于初至，颇吹毛求疵，后见其服劳不少怠，渐亦相安。耐不呼姑而曰太母，不呼舅而曰太翁，呼新妇则曰娘子。见故夫则走避恐不及，戚属乡邻罕识其面。幸让能怜耐，且怜其儿，避人则呼曰姊，时周恤之，不忍目之为佣。

计重来瞬息年余矣。会舅姑寿辰，十六效莱舞，如期称觴，戚属咸集。忽雨香庵尼遣雏送仪至，开篋视，非祝具，乃汤饼也。莫不鼓掌笑老尼荒谬，几如嫠叟妄言。旋开宴，鼓乐大作，觥筹互飞。忽闻灶下有呱呱声聒耳，爨婢奔白云：“李氏又分娩矣。”宾主愕眙。其姑大怒，趋而责之曰：“淫婢定不欲生耶！前已玷汝家，今又玷我家耶？”耐含笑云：“阿姑无怒，儿今日鸣吾冤矣。速邀良人来，岂有两子而不识其父乎？”十六犹未谄何事，贸贸自外至。耐蓦起执其手，涕泣曰：“我自入汝家，服役之苦，妇人本分，何足云。然未尝出一瞻眺，与人一语言。汝于某日挑吾，吾不理，夜间乘醉来逼吾草榻上勉就之，今几月耶？抑仍六月耶？二老如不信，有渠头上柳花为证。”先是清明日，其俗男妇均簪柳花少许。新妇媚藁砧，以五色丝缠作彩缕，有文理，非代人所能。盖由清明至今，又将中秋也。正错愕间，忽报李家老夫妇闻信至，十六父子道左迎。入门即揖众宾曰：“不肖女亦有今日，不然天网漏矣。”李翁犹刺刺理论，李媪则发指面色靛，